



## Nah 鼻子菊

真濟代誌攏愛經過時間洗盪，智慧成熟了後才知影原因，親像 nah 鼻子菊出現佇我 ê 性命中就是一個例。

伊啥物時陣來到阮庄 ê，我毋知，總是有遐 ê 老芋仔來佇遮駐防，伊 tō 來矣，因為伊嫁一個老芋仔翁。彼站我猶閣細漢，差不多是民國六十幾年讀國小 ê 年紀 niâ，阿母引小工，因為工課勢做，主家定定交代伊去發落工仔，所擺厝邊 ê 嬖仔、姆仔我攏熟似，嘛是佇彼陣開始會聽著 nah 鼻子菊 ê 風聲。

Nah 鼻子菊 ê 本名叫陳菊，拄好恰 tsín 大高雄市長仝名，毋過 hiang-sî 猶閣咧戒嚴，便若是反對國民黨 ê 攏 hōng 叫做「黨外 ê」，報紙袂報有關 in ê 代誌，阮嘛毋知彼个陳菊是生做圓抑是扁。閣再講仝名無仝命，人彼个陳菊智識懸、有學問，阮庄 ê 陳菊毋但是青盲牛，閣定定替厝邊頭尾製造飯後 ê 笑談。

阿母予遐 ê 查某工尊稱「班長」，所擺主家會將工錢交代阿母去發。彼下晡有落雨，有人佇禾埕遐咧喝：「Suà 太太，Suà 太太敢有佇咧？」阮姓蔡，毋是 suà，我毋知外口 ê 人咧喝啥，做我寫我 ê 宿題。

「Suà 太太，我 ê 工錢先予我啦！」伊佇外口一直喝咻，連隔壁 ê 二姆、九嬖仔攏走出來看，才知影伊欲揣阿母。

「歹勢啦，我 to 欲去 sài-sî-á 買 sài 無錢，毋才著來共 Suà 太太提我 ê 工錢。」伊那講那 liù 雨幔帽仔，我親像看著妖怪仝款，規个人 tsuânn-á gāng 去。人叫伊「nah 鼻子」其實是「抬舉了她」，因為伊 ê 鼻毋但 nah niâ，根本就是無鼻，喙脣佇人中遐有 pit-sûn 過紕 ê 底，因為無鼻肉，2 个鼻空就若親像牢佇肉餅中央 ê 2 粒釋迦子。

我 tsing 有目睷毋捌看過遐 bái ê 人，檢采有去著生驚。彼暝等袂赴阿母轉來煮暗，我就規個人發燒，倒佇眠床頂一直陷眠。我夢著我行佇一條 iap-thiap 暗甦 ê 路，一四界是暗眠摸山貓，四箍圍仔有聽人聲煞無看 e 人影，我一直叫：「阿爸...阿母...」無人應我；我閣叫阿兄阿姐 ê 名，嘛是無人插我，雄雄面頭前 tshiō 過來一逝光線，有人咧叫：「Kín 仔，Kín 仔！」我歡喜甲從過去，「嘩，鬼啦！」哀一聲，tsuânn-á 吼出來，原來提燈仔火 ê 毋是別人，siànn-siànn 是 nah 鼻仔菊。

就按呢我精神起來，一直吼，一直吼，原來我已經昏死佇眠床幾若點鐘矣。阿母看我精神，趕緊 lā 冰角摻烏糖予我啉，閣用澹面布佇我 ê 身軀一直拭。

「敢會是去卡著歹物仔？若無，下晡放學轉來都閣好好 - 咧。」講話 ê 是蹠佇大厝身正手引 ê 二姆，伊有老歲仔目，平常時仔毋甘開電火，攏愛坐佇戶樸遐袂衫，有當時仔會編竹 bih 仔。彼工下晡我放學 ê 時，伊有叫我共伊穿針。

「凡勢是著痧啦，阮黛 - 仔有講伊看著恁 Kín--á 規中晝攏佇運動埕咧薺草、挽花。」九孀仔有讀過冊，便若講話就有彼種智識份子 ê 氣口。

「抑是欲 tshuā 去 hǒng 收驚？」真罕得佇厝 ê 阿爸，越頭問阿母。

我猶是一直哭，因為神魂閣留佇夢中 hǒng 放揀 ê 情境。

「你這個囡仔嘍，你下晡轉來是閣走去 tueh？有去墓埔遐 - 無？」看阿母遐爾歹，我哪講會出喙，干焦知影哭，路尾煞吼甲 tshé-khui。

阮學校 ê 邊仔有墓埔，若對遐週細條路會使較緊轉來到厝，若行大路就愛躉真遠，雖然校門頭前彼條中山路車有較濟，毋過老師猶是希望阮會使行大路轉去。囡仔人生成有較好膽，tshiāng-tsāi 無共大人 ê 交代園佇心肝內，仝款迴對墓埔彼條路轉來。路尾是風聲有人佇遐放符仔，閣有人去 tshiāng 著 oo-nih (鬼) 煞來 nǎo--sín，才漸漸無人敢行倚去。

凡勢是阿母 ê 話予阿嬪想著，伊共阿母講：「敢會是予 nah 鼻仔菊驚著，伊下晡有來欲揣你提工錢，干焦這個囡仔佇厝！」

「Hiòh 啦，定著是予伊驚著 ê 啦，我就咧共嚷咧，講你倚家佇遮，敢會共 làng-káng，哪著遐生狂欲提工錢？」繼落二姆閣共阿母講：「若真正是予伊驚著，你 tō 趕緊去 in 兜討衫仔裾水轉來予淋，看會較好勢袂？」

阿母聽著，真正去碗櫥仔提一塊碗，貯半碗白滾水，半走半從，逐去 nah 鼻仔菊 in 兜討衫仔裾水轉來予我淋。

庄跤所在一向攏較厚 khiàn-súg，智識猶未遐開，有啥物症頭攏毋甘開錢看醫生，囡仔人厚沙屑，三不五時 hóng 驚著、予人 ê 公媽問著，除了卡著歹物仔愛去壇裡收驚，若是較細層 ê，in 相信「衫仔裾水」會使予人 ê 元神恢復。甚且是紅嬰仔暗時毋睏嘛嘛吼、定定起無 khang--ê，便若挽 7 種會結子 ê 花，親像雞髻、芙蓉、玫瑰、指甲花……恰菜草用水燃過 lueh 洗身軀，聽講嘛會避邪。

嘛毋知是衫仔裾水有效抑是彼碗 lā 冰 ê 烏糖水有效，睏一暝，第 2 工我就好 lī-lī，又閣會走會從矣。這件代誌予 nah 鼻仔菊 ê 名聲規个 tshing 起來，阮庄 ê 查某人攏咧 huē 伊，講伊是「鉸刀片」、「鐵掃帚」，閣講伊 bái 甲死絕，連細漢嬰仔看著伊就會驚甲痲青屎。

Koh 再講 in 攏蹠佇眷村內底，阮遮 ê 人較袂愛和外省 ê 交插，檢采是以早 tú 降服 ê 時，捌予遐 ê 外省兵仔欺負過，所擺做公仔 ê 人會共困講：「毋通和外省 ê 相交 lau。」做老爸 ê 嘛會共這句話拏起來交代予序細，因為彼个臭頭仔 tshiàng-tsāi 嘛咧喝：「我們要早日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啥知影 in 遐 ê 外省仔當時會阿婆仔 làng-káng 走轉去大陸，萬不利恰 in 有錢項 ê 瓜葛，驚到時討無，he 就阿婆仔炊粿——倒塌 ā。

對著 in 講欲「反攻大陸」ê 這件代誌，阮是毋捌懷疑 ê。甚且阮嘛真歡喜會使予偉大 ê 「蔣總統」共阮 tshuā 轉去大陸，聽阿爸講彼个大陸佬爾闊咧，無親像咱台灣若鼻屎丸仔。講是按呢

講，干焦鼻屎丸仔大 ê 台灣阮就行猶未透咧，若真正欲綴人去大陸是欲創啥？懷疑罔懷疑，若是佇寫作文 ê 時會曉佇文章尾段寫「我們現在能在台灣安居樂業，都要感謝蔣總統的德政，千萬不能忘了還有許多同胞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受苦，所以我們要早日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便若按呢寫，作文攏嘛批甲等。

雖罔遐 ê 大人攏會排斥 in 外省 ê，毋過阮囡仔人根本就分袂清誰是外省 ê、誰是本省 ê，因為眷村內底真濟查某人攏恰阮講全款 ê 話，干焦有四、五个仔面模仔較烏蓋成阿媽以早講 ê 「傀儡仔」以外，其他 ê 太太攏恰咱人生做全款。而且 in 講 ê 話阮猶是聽有，因為佇學校老師叫阮愛「說國語」，in 講 ê 就是「國語」，毋過若是阿母恰二姆 in 遐 ê 無讀著冊 ê，就會講 in 是咧 inn-inn-ònn-ònn。

我自從淋過衫仔裾水了後，蓋成嘛加足好膽。升起來 5 年，我有幾若个同學攏蹠佇眷村內底，囡仔人逐項物仔攏會揣伴耍，恰查埔囡仔無啥講話，阮就會去揣遐 ê 查某同學。若是較早放學，tshiâng-tsāi 冊摺仔摺咧去同學厝裡寫宿題，囡仔人無咧分外省 ê 抑是本省 ê，只要講話會投機，好鬥陣，阮就會接受對方是和阮全一刈 ê。

其中和我上好 ê 是阿春，阿春生了高長大漢，佇阮班，阮攏生做比查埔囡仔閣較懸。毋過阮 ê 體型差真濟，伊大箍閣勇壯，我是瘦抽閣薄板。我上愛去 in 兜 tshit 迺，in 媽媽肉烏烏，毋過性情真溫純，講話攏輕聲細說。阿母知影阿春蹠眷村閣是我上好 ê 朋友，並無擋我去 in 兜 tshit 迺，干焦共我吩咐毋通傷倚 nah 鼻仔菊，嘛真好佳哉，阿春 in 蹠佇巷仔口，nah 鼻仔菊蹠巷仔底，所擺袂經過 in 兜。

6 年 ê 時，有一工下晡，阿春雄雄予老師叫去辦公室，閣用鐵馬載伊轉去。逐家攏感覺真怪奇，就強欲放學矣，是啥物代誌 tō 遐兇狂？轉去到厝，彼工阿母較早放工，伊叫我毋通去阿春 in 兜。

「毋過 he 數學題足歹算 ê，我欲問阿春按怎寫。」

「等恁阿姐放學轉來才問伊，我這馬欲去菜園仔薈菜，你毋通烏白走，踎厝寫字有聽e無？」阿母是阮厝ê「總司令」，伊ê話若聖旨咧，無人敢毋聽。

彼暝ê氣氛真怪奇。阿母攞無話無句，九孀仔佇阿母咧煮飯ê時走過來佇伊ê身軀邊 tshih-bú-tshih-tshū, 干焦聽著 in 咧 nauh 講死幾若个人。食暗頓ê時陣，阿母真嚴肅共我吩咐這站仔袂使去阿春 in 兜耍。

「為啥物？」阿姐講我自細漢就是「問甲有一枝柄通擗」ê「問題兒童」，所擺我一定愛共阿母問予清楚。阿母講：「囡仔人有耳無喙，叫你莫去你就莫去，問問遐濟欲創啥？」講起來阿母是蓋疼我，雄雄食膨餅，無 ta-uâ 嘛只好恬恬。

彼暝眷村彼引傳來真悽慘ê哭聲，彼種哭調仔我干焦佇彼年阿媽死ê時捌聽大姑唱過，而且人哭是有時有陣ê，彼暝眷村ê哭聲是若接管仔賽（接力賽）咧無一時停，厝裡飼ê彼隻「庫洛」吹狗螺吹規暝，聽著人強欲起雞母皮。

問阿姐到底發生啥代誌，阿姐嘛毋知。伊國中3年矣，當欲準備聯考，知影厝裡無錢，決定欲去考師專，師專無好考，若無較拚咧，到時會無冊通讀。伊講伊ê niù-suh 袂比我較濟，碗洗好就做伊去讀冊。阿兄嘛有接著阿母ê聖旨講這幾工ê下昏暗袂使烏白走出去，若無會予魔神仔掠去。

隔轉工，阿春無去學校。伊無佇咧，害我規工攞真稀微。仝款蹠佇眷村ê侯明山講昨昏下晡阿春ê爸爸予銃 tuānn 死，是一個顧海防ê老芋仔兵痲病奔起來，銃提咧亂使 tuānn, 攞總死5个人，蹠 in 眷村ê就有3个，其中阿春ê老爸死了上慘，銃子正正對頭殼中心 tuānn 過，頭殼髓親像豆花噴甲規四界.....。

哪會按呢？阿春 in 爸仔人足好ê，雖罔我聽無伊咧講啥，毋過逐擺我去 in 兜寫宿題若拄著伊下班，伊攞會用伊ê手 tē 摸我ê頭殼講：「丫頭，要加油啊！」阿春講 in 爸爸是山東人，所以講話較大嚨喉空。我本底叫是 in 外省ê愛食鴨頭咧，路尾才知影原來 in 共查某囡仔攞叫做「丫頭」。In 爸仔漢草真粗勇，阿春就是種著 in 爸仔ê體格才會大 tshāi。

平常時仔放學轉去，二姆佻九孀仔攏會坐佇椅頭仔那揀菜那 pīng 喙花，彼工放學到厝，in 又閣佇遐閒閒 gè 雞跣。我奔一條椅條佇埕遐寫宿題，手那寫耳仔那聽 in 咧 huē 啥，才知影原來「猴子」講 ê 無毋著，佇林仔邊街仔頭（林邊鄉崎峰村）ê 海防班哨真正發生命案。只是一暍頭死 5 个，予人感覺真意外。蔣總統毋是定定講欲 tshuā in 「反攻大陸」？若按呢銃子應該 tuānn 萬惡 ê 共匪，哪會 tuānn 家己人？而且閣是我上好朋友阿春 ê 爸爸？

「就講伊是鉸刀引、鐵掃帚 ê 命底，註定會剋死翁婿咧，這馬這個『二號仔』死矣，我看是連鞭會四界去燒花喔...」九孀仔佻二姆掠準我困仔人聽無，無親像昨昏和阿母講話按呢烏鼠仔 tshih-bú-tshih-tshū。

「鉸刀引」、「鐵掃帚」敢毋是咧講 nah 鼻仔菊？原來 in 翁嘛遐歹運 tshiāng 著這個意外。予 nah 鼻仔菊驚著 ê 記持已經漸漸袂記得矣，我只是替遐 ê 無辜 ê 人艱苦，哪會遐衰咧，予瘡 ê tuānn 死？

「講是思念唐山彼引 ê 爸母啦，七少年八少年就 hǒng 拖來做兵，綴臭頭仔來到地頭生疏 ê 台灣，本底叫是一兩年仔就會使轉去，結局拖遮爾久猶無動靜，想厝想到頭殼 nǎo--sín 去，毋才會按呢。」二姆上軟心，聽伊 ê 聲有淡薄仔梢聲。

「哪有法度？彼是臭頭仔騙 in，抑毋是咱台灣人騙伊，煞連咱台灣人嘛 tuānn，真正無意思啦！」九孀仔講甲有一屑仔憤慨。

「是講銃子無生目矙，瘡 ê 欲 tuānn 銃敢會揀人 tuānn nih？總講一句嘛是衰啦！」二姆仔憂頭結面，目籀小可仔紅紅。

「無要緊啦，聽講有欲賠一寡，若按呢就較袂死甲遐冤枉。」

「是會使賠 guā 濟？厝裡是閣有序大人佻幼困呢，放放做伊走，阮弟婦仔閣遐軟泔.....」二姆那講那拭目屎。

「哪有法度，阿 to 領頸生瘤一拄著矣毋。」

In 講 ê 話，我有 ê 聽有，有 ê 聽無。總是到大漢了後才知影，原來二姆有一个小弟嘛是佇彼層血案內底死去。我感覺 in 攏足可憐，所擺同學講欲拗紙鶴予阿春 in 老爸，我嘛足認真拗，不而過，喪事辦煞，阿春嘛無來學校矣，聽「猴子」講 in 搬厝矣，可能是欲離開這個傷心所在 ê 款。

我足思念阿春仔，因為我瘦閣薄板，所擺查埔囡仔足愛欺負我，便若看我予人欺負，阿春攏會替我報仇。親像有一擺放學了後我去揣阿珠 tshit 迺，轉來 ê 時 tshiāng 著阮班 ê 壓霸生藍清潭，看阮挽一堆白色 ê 野花，伊共阮討，阮無愛予伊，伊就 hánn 阮講彼是「死人花」，挽著 ê 人若共花提轉去厝裡，會共厝裡帶觸衰，厝裡包穩會有人死去。

這步真正有效，聽伊按呢講阮趕緊將花擲捋揀，料袂著藍清潭煞共花斃甲爛糊糊，閣佇邊仔那拍嘆仔那喝：「蔡得錦，屎 to 緊；白痴兼戇面，人清彩講你清彩信。」阿珠逐過去欲拍伊，毋過隨予溜旋去。

我上感人叫我「屎 to 緊」，其實阿爸攏叫我「Gím--á」，毋過毋知是因為做代誌較死趣 nih，煞予二姆佻阿嬪 in 提我 ê 名來創治，攏叫我「緊 ah」，叫到尾仔就真正共「Kín-á」這個名叫牢咧。

第 2 工去學校，藍清潭佇遐四界 iah 我是「膽小鬼」。阿春下課隨走去揣藍清潭，問：「你說蔡得錦是什麼呀？」「我哪有說？」「沒說嗎？那說了的人才是膽小鬼囉，大丈夫敢做不敢當。」「我本來就不是大丈夫。」「所以你是膽小鬼囉？」阿春倚起來比伊大一粒頭，肩胛加藍清潭一倍濶，因為是外省囡仔國語講了真滑溜閣真 lè-táu。

「我才不是膽小鬼，大家都嘛叫她『屎 to 緊』干我甚麼事？」藍清潭 tsinn 甲領頸筋大細條，毋願認輸。

「嘆～你說方言，我要告訴老師。」原來阿春是彼禮拜老師派 ê 糾察，專門負責掠講台語 ê 人，親像「安尼（俺娘）」、「老郎棒賽（老人放屎）」這種若國語閣若台語 ê 話一定會 hóng 罰

錢，藍清潭講一下落勾去就愛罰1箍，以早ê1箍佻～大圓咧，會使買1枝枝仔冰neh。藍清潭in兜蓋散，閣是單親，in爸爸一四界去賣草蓆，將伊放予in阿媽顧，無錢通交就換予老師用筆仔損拄數，自按呢藍清潭教一擺乖，佇阮班就毋敢閣聳鬚矣。

總是阿春in搬去佗位，蓋成嘛無人知影。

時間過了足緊咧，目一下nih我已經國中畢業矣。

彼年我考著一間高職，毋過因為報名彼工坐無著透早6點ê彼幫普通車，只好坐8點ê快車，料袂著煞去延著。原來鐵路班接著通知講潮庄段鐵枝路ê路基崩去，一堆工人佇遐修理，結局火車慢咧規點鐘，去到學校人to已經登記了矣。我考甲遐懸分，煞賸「土木測量」、「汽車修護」ê志願通好填，而且「汽車修護」閣無祛查某ê，真正有夠衰尾！

教務主任問我欲讀電子建教班無，講電子建教班會使學著電子ê相關智識，閣會使共厝裡鬥趁錢，是袂báiê選擇。Tann無魚蝦嘛好，總是袂使一逝路遠lo-lo轉去厝共阿母講我報無著學校通讀，無予阿母捻頭飼雞母，我才輸你。

新生訓練ê時規教室攏是我無熟似ê同學，看人攏真熟路，干焦我若菜鳥仔。原來這種建教班是輪調式ê，總共有2班，3個月佇工場，3個月佇學校，無歇寒嘛無通歇熱，學費工場會替阮出，佇工場做工課ê彼3個月有薪水通領。In攏佇拄歇熱ê時就考入來矣，逐家攏有學2個月ê基本智識，我是一般生考入來ê，所以無人捌我。閣較害ê是阮導ê是外省人，外省仔腔真重，講啥我攏聽無半句，伊分予阮1張單仔寫真濟欲去工場報到ê注意事項，我才知影就猶未讀著冊咧，就愛去高雄ê工場做工矣。

佻我全款是一般生報建教班ê另外有2个，毋過in編佇乙班，會使佇3個月了後才去工場，我想講家己哪會遐衰，路尾才知影原來編班是用生辰日月去排ê，我是年頭囡仔所擺編佇甲班，真正若啞口ê砦死囡，九月初一拄開學niâ，就綴人行李揸咧去工場躡。



蹓無3工，我就哭無愛去矣，因為工場內底ê小姐 guā 罵俳咧，對阮這種建教班ê學生因仔喝東喝西，做傷慢囤貨欲罵，做傷緊害 in 囤貨伊嘛欲罵，規工若新婦仔聽 in 差教。閣因為從來毋捌離開厝，足想厝ê，逐工下班攏覘佇浴間仔哭。歇假轉去厝，共阿母投講我袂 giàn 讀矣，可能是毋甘我予人糟蹋，阿母講：「隨在你啦，查某因仔捌字會曉坐車就好矣，莫讀就莫讀，規氣綴我來做小工。」

結局我嘛無綴阿母去做小工，阿母佇街仔頭（崎峰村）共我引一間魚仔工場ê工課，我逐工騎鐵馬上下班。工場內底我上少年，頭家娘ê大漢後生佻我全年，因為功課無佻好所擺去讀五專。

我去無幾工，nah 鼻仔菊嘛來工場引工課，頭家娘看伊跤手猛掠，就共錄取矣。我毋敢和伊行傷倚，總是因為伊佻人生做無全，而且細漢ê時淋衫仔裾水ê記持加減閣佇咧，做工課ê時我會儘量閃伊。顛倒是伊足愛揣我，知影我是招弟仔ê因仔，歡喜甲，直直講欲共我做媒人。伊蓋成袂記得細漢ê時共我驚著ê代誌，我嘛毋敢共伊講，這個記持就若死狗放水流，永遠莫閣提起矣啦。

彼年ê尾牙，五專開始咧歇寒矣，蹓學寮ê頭家仔因嘛轉來厝，看著我佇 in 兜作穡感覺真怪奇，共頭家娘講我ê代誌，結果第2工我就 hǒng 叫去 in 兜ê樓仔頂教頭家娘ê查某囤數學，毋免閣去現場曝日副風倚規工。其實我嘛無啥物代誌通予 in 講，只是國中ê時，我ê作文袂 bái，功課嘛維持佇阮班ê前5名。

全款是工仔，我佇樓頂吹電風、淋涼ê、教頭家娘 in 查某囤讀冊，就會使佻 nah 鼻仔菊 in 領全款ê薪水，毋過 nah 鼻仔菊佻遐ê歐巴桑蓋成攏袂 khîng-hun。Nah 鼻仔菊閣叫我愛較拚勢咧，頭家娘佻意我，無定著欲娶我做新婦，按呢另日仔我就是魚仔工場ê少奶奶，免驚無鱓魚絲通食。

我才15歲，痛ê毋才欲遐早嫁，而且頭家 in 因看起來誠軟泔，若真正做 in 兜ê新婦，我定著親像頭家娘按呢勞碌。頭家是一个逐工穿 seh-tsuh、梳海結仔頭，穿予啪哩啪哩四界樂陶ê人，講好聽是去接接生理，毋過若照歐巴桑講ê，是去做「阿舍」。

「翁若勢，某就翹頭；某若才情，翁就清閒。雞母 tann 欲啼更，雞公當然放外外。」歐巴桑 in 攞講頭家娘就是傷過頭倖翁，才會家己做甲 tshia-puáh-píng。

工場有一个阿旺仔，生做真 bú-tún，逐工攞真早來，因為魚漿欲絞、欲 tshiau 無查埔人袂使 tsit，雖罔嘛有買一台機器咧絞，毋過客戶反應無好，只好用手工 ê。阿旺仔足愛談娣仔，雖然阮攞知影 in 某誠婿，伊嘛毋敢對阮烏白來，毋過彼支喙定定欲食阮查某囡仔 ê 豆腐，佇工場除了嫁過翁 ê 會和伊話山話水以外，阮無啥咧佻伊有 kau-lau。

阿菊仔上愛和伊拉嘻，in 毋但話山話水閣會話 lān 話 tsi，串講攞講「日時犁大坵 ê，暗時愛播細坵 ê」彼種黃色 ê，較老 ê 歐巴桑會罵阿菊仔三八、無正經，叫伊毋通歹鬼 tshuā 頭教歹囡仔大細，是講 in 2 个定欲佇工場跋來手去做 sán-khuì，嘛無人有法 in。

有一擺我較早去工場，頭家娘叫我和阿旺仔去冰庫拖魚漿，冰庫是一間 10 坪大 ê 冷凍房，足冷 ê。彼站仔是寒人，我鼻仔會過敏，逐透早欲上班攞會掩喙罨，所擺入冰庫 ê 時我嘛是掩喙罨。阿旺仔問我透早欲來上班敢有掛口罩，我講：「有啊，欲創啥？」「無啦，我是咧想講你這馬哪會無愛『褪褲走』（脫口罩）」。頭起先我閣聽無，等到想有，伊就已經佇邊仔笑甲歪腰矣。

阿菊仔無感覺家己 bái，有可能是伊家己有身為查某人 ê 自信。講實在 ê，伊 ê 身材保持了真好，厝邊 ê 孀仔、姆仔相揣坐 ê 時攞會講 nah 鼻仔菊是雞健仔身，生張雖罔無懸，毋閣「腰束、奶博、尻川 tīng 砢砢」，可能查埔人攞愛這款 ê。伊彼个老芋仔翁死了後伊無閣嫁，毋過煞親像「痾查某仔」四界咧佻人鬥，遮 ê 話攞是 uì 龍姆仔 in 遐聽來 ê。

國中 ê 時我捌問阿母啥物是「鉸刀引」，阿母提剪布 ê 鉸刀共我解說，我閣問伊啥物是「鐵掃帚」伊才知影原來我已經大漢會曉承人話鬚矣，毋才無愛予遐 ê 愛講人是非 ê 歐巴桑來厝裡過家，驚講講遐 ê 五四三 ê 會予囡仔綴喙尾。

阿母雖罔無讀冊，猶算是真冇女德 ê 查某人。伊共我講 nah 鼻仔菊 ê 身世真苦憐，嫁 2 个翁攏意外來死去，失頭 ê 查某人就咧苦憐矣，咱毋通學人生言造語，譬相人「鉸刀片、鐵掃帚」。「也毋是我講 ê 啊，我攏嘛聽龍姆仔 in 講 ê。」「是啦，因仔人有耳無喙，毋通學學遐 ê 有 ê 無 ê 啦！」

工場若欲趕貨 ê 時，我會予頭家娘叫去廠房顧瓦斯台，因為魚片仔曝焦愛過火烘予熟，1 台瓦斯台差不多兩公尺長，用文火沓沓仔烘較袂將魚片仔烘甲臭火焦。烘片仔 ê 時愛 1 个人佇頭前園，1 个人倚 khong-pe-á 尾後收，這個時陣規工場內底攏是芳貢貢 ê 鱸魚絲芳味。無講恁毋知，這間魚仔工場其實就是佇台灣銷路真大 ê 「×× 鱈魚香絲」ê 代工廠，所擺做出來 ê 鱸魚絲是真正 gió-toh--ê。

彼工加班做到 8 點外才下班，工場 ê 阿桑哀講對早起 7 點上班，倚甲一雙跂強欲掌腿，真正是忝甲會呼雞、袂歛火。我是趕緊欲轉去看電視，雄雄想著「回家，駛牛車；回去，挖飯庖」ê 因仔歌，就心適興那唸歌那牽跂踏車。阿菊仔聽著就共我講：「你後日仔毋好閣唸彼條歌矣。」「為啥物？彼是因仔歌 neh。」「是因仔歌無毋著啦，毋過彼是 put-sù 鬼 ê 查埔人咧 sòng-tī (創治) 查某因仔 ê 歌，無正經 ê 啦！」

「為啥物？」我實在聽無阿菊 ê 意思。

「阿都『駛牛 sia (車)』、『挖飯庖』攏是人咧做『彼種工課』ê 暗話啦！」伊講甲 thi-thi-thū-thū，我才意會過來。哪會按呢？遮 ê 大人有夠無聊。嘛好佳哉無予阿旺仔聽著，若無伊若問我「駛牛車」、「挖飯庖」ê 代誌，我毋 to 見笑死去。

因為我罕得佇樓跂做現場工課，有一擺阿旺仔看我咧鬥拖帆布曝魚漿，就問我講：「若是你欲賣王梨，你會按怎叫人客？」「叫人客喔？敢毋是講『買王梨』？」「是啊，有夠巧 ê，愛講『買王梨～喔』（欲 ong 來哦）！」伊才講煞，聽有 ê 歐巴桑攏那笑那罵：「你這個天壽旺仔，連查某因仔嬰你嘛欲創治喔！」

阿菊仔看我閣捎無頭總，親像欲替我解圍就講：「買王梨嘛愛看對象，sìn-sái（清彩）就會使『beh ong lâi』哦？」我予in笑甲足歹勢，毋知家已佗位講毋著。大漢了後才知影原來he攏是工作場所ê「性騷擾」，只不過佇彼个年代，逐家攏將查埔人這種喙脣皮仔ê消磨當做正常代。

過了年無佸久，感覺家已干焦讀到國中實在毋是辦法，同學招我去蹓工場，講上班時間較正常嘛較有時間通讀冊，所以我就辭掉魚仔工場ê工課，另外行我家己ê人生路。

加工區佇前鎮，逐工阮攏愛坐交通車去工場，工場專門咧做亂鐘仔，內外銷攏有。我去蹓1個月了後，有一早仔挂欲上交通車，就看著阿菊仔咧共我攞手，原來伊聽人講阮這間工場閣有欠人，嘛欲去引工課來做。伊ê面模仔恰人生做無仝，檢采予人看著會驚煞無人欲恰伊坐，伊就順勢和我kheh做伙，去到工場我tshuā伊去課長室，無一下久就予人安排佇阮這班做tng針仔ê工課。

因為阿母身體各樣無法度替我攞便當，逐中晝食飯ê時就予我真苦惱。早時六點半就愛上交通車，連紮便當to袂赴，佳哉加工區內底有袂少餐廳，為著欲省錢，我攏毋甘食自助餐。12點歇晝，行去餐廳愛5分鐘，逐間餐廳攏實穢穢ê人，麵閣燒囹囹，我食物件蓋慢，見若食飽就攏12點40分矣，歇無十分鐘下晡班ê預備鈴就咧giang矣，所擺我攏毋知中晝應該按怎解決才好。

阿菊仔看我瘦閣薄板，就逐工替我攞一个便當提去炊。我想無伊為啥物欲對我遐呢好，伊講：「你是招弟仔ê困仔，招弟仔對我好，我嘛愛對你好。」

阿母自做蓮霧工了後定定喝遮疼、遐疼，嘛毋知有去看醫生無，見擺若叫伊愛去予醫生看，伊攏講：「哪有彼lō冗剩錢？恁喔，真正是食飯坵中央ê。」

彼站阿爸較捷佇厝，毋過嘛定定聽伊和阿母咧冤家，阿母一直罵阿爸：「戇人毋才咧替人背書！Tann 這馬人 làng-káng 矣，你著替人揹負債，真正有夠癮頭！我看，你遮 ê 困攏去寄人飼好矣啦！若無賣賣咧去做人 ê 嫻，換錢來還負債，看你閣會遐有手無？戇人毋才咧共人連帶。」阿爸恬邕邕據在阿母罵，阮和阿兄攏驚甲毋敢出聲。

「背書 (puē-su)」是啥？讀冊 ê 時阮逐工攏嘛咧「背書」猶毋捌惹啥物費氣代，是按怎阿爸共人背書就予阿母唸甲若臭頭雞仔咧？總是大人 ê 代誌予大人去煩惱，阮只要會曉看人目色，莫佇烽火頭去惹阿母就好矣。其實我嘛希望會使轉去無憂無愁 ê 困仔時代，阿母 ê 性地無遐 bái，嘛袂定定和阿爸冤，閣較慘 ê 是無佻久，門喙邊予法院 tah 一張「魏 ××」倚名 ê 公文，講連帶 ê 債務若無還，厝會 hōng 查封。阮班長嘛姓魏，所擺我對伊 ê 印象無佻好，有一半是因為按呢 ê 關係。

工場有甲苯、乙醛、樹脂糊仔味，鼻久人會 gōng，所擺我攏和阿菊仔去 5 號餐廳 ê 涼亭邊食便當。這馬恰伊較熟矣，看伊彼个無鼻 ê 面扮嘛較袂驚，雖罔伊 ê 心理建設真強，毋過猶是有人會佇伊 ê 尻脊後指指揆揆。因為毋捌字，領材料 ê 時伊攏會 hut 毋著機型；而且伊嘛記袂牢零件 ê 代號，tshiâng-tsāi 咧予班長罵。所擺我會教伊揣家己上班 ê khà-lòo、教伊認亂鐘仔面枋 ê 英語標頭、幫伊修理 tng 歹去 ê 針仔.....。

食便當予阮有較濟 ê 時間開講，彼工我拄食飽將便當篋仔洗清氣欲還伊，伊佇涼亭邊仔挽足濟白色 ê 野花，詳細看就是以早藍清潭講 ê 「死人花」，我毋知阿菊仔有咧禁忌 he 無，總是人攏講伊「鉸刀引」、「鐵掃帚」連繼剋死 2 个翁。我問伊挽花欲創啥？伊講欲薙轉去燃青草仔茶。

「燃青草仔茶？彼會食 tsit 喔？我聽人講彼是『死人花』，挽彼種花轉去，厝裡有人會死 neh.....」

「無影啦，這叫做『疔查某仔』，炕 senn-sáu 仔茶誠退火呢！」阿菊仔那講那挽，嘛無笑我是鼓井水雞，總是伊嘛加我遐濟歲，我袂使看貓 ê 無點。

「是按怎你哪會講『senn-sáu仔茶』？」我想著第1擺伊去阮兜佇禾埕喝「Suà太太」ê往事。

「我嘛毋知，自細漢阮攏按呢講啊。阮以早躡佇台南將軍，遐ê人攏嘛按呢講，來遮了後才知影阮講ê話佢恁無啥相仝，毋過就改袂過來哩。」

原來是按呢哦，我掠做伊是因為無鼻致使講話落風才會佢人無仝咧，原來伊毋是刁工欲講：「我欲去sài-sî-á買âng-sái轉去sá-sài。」為著伊無仝ê腔口佇阮庄製造真濟笑談，人笑伊可能是「平埔仔」，串講攏是佢人無仝ê話。以早若講人是「平埔仔」加減有供體、鬪洗人ê意思佇咧，其實就是咧笑人「生番」、「傀儡仔」。

「阮將軍遐足散ê，因為鹽地無啥通種作，少年家攏sut-guā（出外）趁食，規家口仔若欲靠做鹽tsiah-sing（食穿）會枵死，足細漢我就送予人做新婦仔，16歲會曉矣就佢阮阿兄揀作堆...」彼工伊一直共我講in故鄉ê代誌，嘛是到hín我才知影原來阿母講ê「nah鼻仔菊ê身世真苦憐」是有影ê代誌。

可能是因為我無棄嫌伊閣定定暗暗仔幫忙伊，有一工拜六欲下班ê時伊招我隔轉工去in厝tshit迺。自從阿春搬厝了後我就毋捌閣行倚眷村遐，阿菊in眷村ê厝攏用竹籬仔圍做一戶一戶，對這厝會使看對彼厝，隔壁咧損困仔、食飯、洗衫仔褲攏看現現。彼工伊包水餃請我食，伊佢老芋仔有生一對，查埔ê國小4年，查某ê2年，攏生做真古錐。

水餃ê外形足成元寶，外省人較有咧食。因為內底包肉佢菜毋是普通人會使定定食ê，阿菊哪會為著我專工包水餃咧？等到阮包好、焯好ê時閣來1个人客，開喙嘛是inn-inn-ònn-ònnê外省腔。聽起來是國語毋過閣有淡薄仔成客話，腔真重，所擺伊講啥我攏聽無，顛倒是阿菊仔真厲害，毋捌字ê人閣和伊講甲lù-lù叫。原來這個張先生是廣東梅嶺ê人，所以才會有客人腔，看伊佇阿菊仔in兜熟門熟路，有可能是in鬥陣êê款。人講「寡婦門前是非多」，傍著老芋仔翁ê撫卹金佢免費ê宿舍四界佢人鬥ê閒仔話又閣佇耳空邊轉暫。

食飽晝，in 困提相簿仔咧共我品，講這張是 in 去八卦山翁 ê，彼張是 in 佇台南秋茂園翁 ê。彼个張先生恰阿菊仔是有講有笑，人講「嬌 bái 無 tè 比，愛著較慘死」，閣講「廣東目鏡，在人俗目」真正無毋著，毋知 ê 人會掠準這是和樂美滿 ê 一家口仔。

縛 2 支頭毛尾仔 ê 妹妹提一張已經轉黃 ê 黑白相片予我看，講：「這是我媽媽」。相片內底 ê 人足少年 ê，半長短仔 ê 頭毛有過電，面抄頂懸 ê 鼻龍足劍 ê，喙角翹翹若親像含一蕊開佇春天 ê 芳花仝款，喙脣頂面一粒喙珠仔現現現。這個美女就是阿菊仔喔？莫怪伊 ê 語言能力遐爾強。人攏講：「喙脣一粒珠，相罵毋捌輸」平平無讀冊，阿母仙學就學袂曉「出彳尸口」；這個阿菊仔除了會共「ㄗ」講做「厶」以外，伊有法度恰老芋仔翁溝通，嘛聽有這個廣東客 ê 外省腔，伊 ê 鼻若閣佇咧，其實嘛是一個真嬌 ê 查某人。

自去 in 兜食水餃了後，伊就共我當做家己人，啥物就會共我講。路尾伊才共我承認，伊決定欲和張先生結婚，彼工是專工叫張先生去予我看 ê，會使閣揣著幸福 ê 第三春，我是真心祝福伊。

「我 ê 鼻是予阮阿兄用刀仔 liô 落來 ê。」彼工伊毋知想著 nih, 雄雄共我講這個伊掩炭真久 ê 秘密。我聽了，驚一下目睷展甲大大，喙仔開開開。

「恰阿兄揀做堆了後，因為我生做袂 bái, 厚 sai-gî (猜疑) ê 阿兄驚我予人拐去，逐日烏白花，我若恰查埔人講話伊就會懷疑我討契兄，路尾就已經到精神失常 ê 地步矣。我一直毋敢生，驚囡仔 uân-nā 會 sin-siūnn (親像) 阿兄按呢 nŏo--sín nŏo--sín, 就 suē (揣) 藉口無愛恰伊睷，結局煞予伊愈懷疑，終其尾掠狂矣，有一暝趁我睷當落眠，提劊豬 ê 刀仔 uì 我 ê 鼻仔割落來。」看著阿菊血獅獅 ê 面，in 阿兄嘛驚著，走去林投樹跤家己吊脰自殺。

哪會遮悲哀？翁死矣，無鼻矣，生活猶原愛過。養母仔對伊無諒解，以早 ê 人智識無遐懸，毋知這種「桃花癩」其實是精神病 ê 一種，若無適當 ê 治療，病人嚴重 ê 時會聽著有人佇耳空邊講話，嘛會掠準有人欲害伊，而且閣會看著一寡仔有 ê 無 ê，所擺定予庄跤人當做是卡著陰，其實「桃花癩」就是這馬人咧講 ê 「躁鬱症」啦。

「彼年老芋仔 ê 部隊去佇阮庄駐防，養母仔共我賣予伊，因為阿兄定定講我俗人烏白來，意外發生了後，養母仔無愛予人知影 in 困著痲病 ê 代誌，規氣講我是致著梅毒才會共一个鼻仔蛀了。」

「彼个老芋仔對我真好，毋過好人無好報，誰料會著伊路尾嘛予痲 ê 用 sîng ( 銃 ) tuānn 死？」阿菊仔目箍紅紅，害我煞毋知欲按怎共安慰。

人講婿人無婿命，變 bái 了後伊 ê 運命嘛無變甲佻好，到這陣我才知影原來 he 就是為啥物伊會予人講燒花、鉸刀引、鐵掃帚 ê 原因。

我捌問阿母彼種「死人花」哪會叫做「痲查某仔」？阿母講因為伊 ê 草仔子有刺勾，會牢佇人 ê 褲跤抑是狗仔毛頂懸，這本底就是伊生澁 ê 方式，毋過一四界共人糊就若親像欲死賴人 ê 痲查某全款。到甲我大漢才知影原來「痲查某仔」ê 學名叫做「大花咸豐草」，嘛有人叫伊「鬼針草」，是一種規年週天擺會生 ê 菊科草本植物。佇寒人別種花擺焦薦去矣，干焦伊照常開花提供尾蚋仔、蜂、胡蠅遐 ê 蟲豸有花蜜通 suh。中醫會提伊做藥材，聽講有清肝、利尿、解毒、降火氣 ê 功效。

以早厝邊遐 ê 歐巴桑講阿菊仔就親像「痲查某仔」看著查埔人就欲糊，一定是對伊有誤會。這馬我相信阿母所講 ê：「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阿菊仔是 khiap-sì 命，以早伊淋遐濟苦湯，這馬換伊出頭天矣。」阿母閣講論歲阿菊比伊較細，比我較大，我袂使叫人「阿菊仔」愛叫伊「阿菊姨」，想想咧嘛著，毋捌伊 ê 人會使 uì 伊 ê 外表叫伊「nah 鼻仔菊」，今這馬我知影伊悲慘 ê 身世俗毋向命運認輸 ê 意志，我應該尊稱伊一聲「阿菊姨」毋才著。



因為阿母破病開足濟錢，我無愛予阿爸 in 閣為著我 ê 學費來操煩，決定欲去讀高職 ê 建教班。新生訓練了 ê 彼一暗，我當咧款隔轉工欲去工場 ê 行李，厝裡彼隻「黑帝」一直吠，原來是阿菊姨仔來揣，阿母捧茶予伊啉，伊一直共阿母呵咾我是一个足捌代誌 ê 困仔。原來伊是來相辭 ê，張先生 ê 部隊欲移防，伊欲綴伊去。去佗位？機密咧，連伊嘛毋知。

阿菊姨仔搬走了後，就毋捌閣聽人咧學伊 ê 「關廟腔」，講彼个：「我欲去 sài-sî 仔買 âng-sài」ê 笑談矣。

## 作者感言

1997 年，bat 參加過「寫作函授班」，逐禮拜 ài 寄 1 篇 6000 字 ê 小說去台北 hōo 指導老師改，這篇文章就是彼陣寫 ê，不而過用 ê 是華語。指導老師是 1 ê 外省作家，bē 慣勢我 kháp-bē-tiòh 用「老芋仔」、「傀儡仔」這種用詞，更加 bē 恰意我 m̄-tsiann 華語 m̄-tsiann 台語 ê 鄉土寫實手路。Kā 改做台語了後，才知影原來 tse 才是「伊」ê 歸屬，語言就是生活，語言就是文化，寫作語言用 m̄-tiòh 去，文章 ê 精神就走精去 ah。

### 林美麗

屏東縣復興、仁愛國民小學 本土語言支援教師

